



傷寒考

356
49



中武
356

圖南先生著

傷寒考

書林

青藜閣

傷寒考序

古昔邈矣不可得而考矣乎道無
今古可得而考矣乎蓋考其不可考
而不考之不可考者其為得之乎
圖南先生著傷寒考意其在斯
乎嘗痛醫之為危外張長沙之為
有已強之不足動也自奮陶鑄

傷寒考

序



治日精一日云初茂造先生之所也一
見廼稱孺子之教也授以私編文而
讀之則傷寒諸註傳凡涉強解者
採其竅討之剖折盡餘實是方脈
家之奧昧也豈獨可藏以爲一帳
秘物哉因乃讀梓先生不可與已者
已矣非吾之志也且安方脈之爲物

徵於書而放於人非必盡其妙且不
謂醫心若徒屑於乘上之言者
豈是與謀乎已矣已矣外此之志
也未幾僂人或已乎筆之視焉也之
於吳門者先生種量而容固難不
是亦於意哉門人小子不得爲之
不慊乎因之又不及讀遂董梓

事以公諸四方先生他前君子續
危外考猶未脫稿於其成之亦將
謀翻出

安永乙亥冬至之日

越前大野 侍醫 雨森榮茂宗益謹撰



傷寒考序



蓋醫家難解者張氏沙仿書編為最不
帝其文簡言之方深及人撰次之不純粹一薰
一蕪間亦有具是以歷代注疏亦編說不
同論適從要人而易牙安能擬留灑乎及
邦之世多主仿書編者不徵於古唯臆乞
度外難解者或反其所好者概以非仲景乃

視王叔和撰奴隸於是亦以承為仲景氏耳
而夷考之所為技術不掩不亦在扁王南面乎
罔南山田君有所編著名曰傷寒考門人梓
之謂讀傷寒之編者借梯矣由是升堂入
室為亦在主人歟於醫何知乃述所少以應其請
安永己亥仲冬 宮田明叙



傷寒考

東都 山田正珍宗俊父著

余嘗讀仲景氏書觀其立法之意循循然莫不
有規矩說補不偏乎補說瀉不偏乎瀉曲盡機
變之妙以極其源其文簡而達其法約而中苟
能熟之則不眩於疾病之多無憾於法方之少
其為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

獨嘯庵漫遊雜記曰從事於古醫方者其人勢
利不集於心則亦未必多讀書枕一傷寒論足

傷寒考
一
矣。又曰。世醫動謂傷寒論治外邪。天下無加焉。
至於雜病。未必然。噫呼。卑卑哉。夫傷寒有萬病。
萬病有傷寒。迥互參究。始可治傷寒。始可治萬
病。况一握驪珠於古醫方中。則千金外臺宋元
遼明之瑣言家說。皆為我使用。猶正統一歸。則
九夷八蠻悉受其正朔也。

平安有中西惟忠者著傷寒名數解五卷多所
駁正。熒不免間有紕繆。互擇而從焉。

論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

發於陰也。此章傷寒全編大綱領。所以定三陰
三陽之位。辨寒熱虛實之分也。蓋外邪初証有
發熱惡寒者。有無熱惡寒者。夫邪者一而已矣。
人受之而生病。或為發熱惡寒之陽証。或為無
熱惡寒之陰証者。何也。以人之藏府形體素有
寒熱虛實之異。所受之邪。每從其寒熱虛實而
化爾。故外邪初証發熱而惡寒者。邪氣從實而
化之熱証。其無熱而惡寒者。邪氣從虛而化之
寒証也。陰陽二字。指其人固有之寒熱虛實言。

之發於陽太陽是也。發於陰少陰是也。太陽者三陽之始。少陰者三陰之始。寒熱雖異。為始則同。故置發字。以示病發之始已。

醫宗金鑑曰。六氣之感人。雖同人受之而生病。各有異者。何也。蓋以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故生病各異也。是以或從虛化。或從實化。或從寒化。或從熱化。譬諸水火。水盛則火滅。火盛則水耗。物盛從化。理固然也。

傷寒論六經之目。雖取諸素問。非以經絡言也。假以配表裡脉証已。故及觀其全論。無一言及經絡者。孟軻氏有言。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是之謂乎。

仲景氏設三陰三陽。以統表裡脉証者。蓋挾于素問熱論也。然其所論大不同矣。嘗詳考之。其所謂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便仲景麻黃湯之証。其二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者。便仲景大青龍湯之証。二証雖有

身熱即發熱
不得卧即煩
躁目疼即身
疼之劇者真

乾即不汗出
之候並屬大
青龍湯証

輕重俱是表証也。其三日少陽受之。胸脇痛而
耳聾者。便仲景小柴胡湯之証。半表半裡者也。
其四日太陰受之。以下三陰之証。雖或腹滿而
噎乾。或口燥舌乾而渴。或煩滿而囊縮。均是仲
景大承氣湯之証。雖有淺深。其為裡証則一也。
故其治之之法。三陽可汗而已。三陰可泄而已。
汗下之外。無別有治法也。乃雖汗下異治哉。皆
是發於實熱之病。故仲景約而統之三陽。而於
三陰則別論。發於虛寒之病。以從陰陽正名。若

不如斯。則發於虛寒之病。無所統屬也。故三陰
三陽之次序。在素問則可也。在于傷寒論則不

合也。素問三陰病即為傷寒論陽
明病說既見醫經解惑論

傷寒論六經次序。以邪氣淺深緩急言之。則三
陽當始于太陽。中於少陽。終于陽明。三陰當始
于少陰。中於太陰。終于厥陰。何者。太陽表也。陽
明裡也。少陽半表半裡也。此少陽當在陽明之
前也。少陰者淺而緩。太陰者深而急。厥陰者至
深而至急。故論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又曰。

按論曰太陰之為病益甚蓋受少陰之自利未甚言之若以六陰為陰初則如蓋字何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又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又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合而觀之。少陰為陰証之初明矣。其曰反發熱者。蓋對無熱惡寒發於陰言之。云發於陰。云但欲寐。云始得之。云二三日。云微發汗。皆指淺証之辭也。故三陰當以少陰為始。太陰為中。厥陰為終。而今論中六經次序。一依素問之舊。不改者何歟。曰。仲景雖既約素問之六經。統諸三

陽。然而太陽頭項痛。腰脊強。與少陽胸脇痛。而耳聾。皆合素問之舊。而六經次序。亦古來相傳之定說。不可移易者也。故姑從素問之舊。而編次之。備論傳變於其中。使學者思而得焉而已。素問三陰病。乃傳經之熱証。仲景名曰陽明病者。是也。傷寒論三陰病。乃直中之寒証。所謂無熱惡寒。發於陰者是也。若是。自三陽所傳。豈云發於陰邪。傷寒論太陰篇。桂枝加大黃湯証。少陰篇。大承

傷寒論 卷之五
氣湯証厥陰篇白虎湯証。瓜蒂散証。並非三陰本証。但以其見証相同。強屬三陰耳。又如太陰病脉浮。此太陰而兼太陽者也。如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此少陰而兼厥陰者也。如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者。此少陰而兼太陰者也。他可類推矣。

傷寒論三陰諸証。雖非自三陽傳入者。熒如云。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或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或少陰病反發熱。皆三陰

病而兼太陽証者也。故說者或以此証為自三陽傳入。猶帶太陽之証。殊不知此是表熱裏寒之合病。不則誤治之所致。決非自三陽傳入。而然矣。故陰病而兼太陽証。則有之。兼少陽陽明証。則未有之也。豈非確乎明徵乎。

陽病變為陰病者。皆因誤治所致。如桂枝人參湯。赤石脂禹餘糧湯。証是也。非陽邪自入于裡。變為陰病也。

六經之証。約而言之。則熱之淺者。為太陽病。熱

方有執曰
凡病無不
屬六經者
言病稱六
經古意原
未如此惟
忠說蓋有
所本矣

之稍深者為少陽病。熱之至深者為陽明病。寒
之淺者為少陰病。寒之稍深者為太陰病。寒之
至深者為厥陰病。淺深即表裡。指皮膚藏府而言。
六經惟為外邪而設。不可以統萬病也。中西惟
忠乃欲以統萬病。其言曰。夫疾病之於變。雖千
狀萬態。不可得而窮極乎。靡不惟三陰三陽之
統焉。又曰。夫仲景氏之統脈証也。惟是三陰三
陽而已。已而千狀萬態。莫所不盡焉。是以不外
于奔豚結胸火逆水逆發黃虺厥等。豈惟痙濕

暍之別論哉。痙濕暍本自在於太陽篇者。彰之
乎明哉。惡是何言也。果如斯說乎。積聚疝瘕水
腫鼓脹膈噎痰飲痺痿癩癩乃至一切瘡瘍等
亦惟以六經統之乎。古今論雜病之書。五車何
啻乎。未見有其以六經統此等病証者。又求諸
仲景論中。無一及此等病証者。乃六經之不可
以統萬病也。明矣。如其所謂奔豚結胸火逆水
逆發黃虺厥等。皆傷寒誤治之變証。或兼以雜
病者。已非離傷寒而有之也。痙濕暍三種。雖屬

易長考

雜病均之外邪。故亦以太陽稱之。若夫傷寒之為病。或寒或熱。忽表忽裡。固不可與雜病同日而論。故特設六經。以辨其淺深緩急。惟忠乃欲以統萬病。不亦左乎。

太陽病有傷寒有中風。其脉其証判然各異。治亦不同。不可不辨也。先輩諸公皆謂風為陽邪。寒為陰邪。風邪傷衛。謂之中風。寒邪傷營。謂之傷寒。雖然風之與寒均是一氣。合而不離者也。故冬月雖寒無風則溫。夏時雖熱有風則涼。此

風送寒來。寒隨風入。故也是以寒之傷人不能無風。而風之傷人亦不能無寒。豈有風唯傷衛而不傷營。寒唯傷營而不傷衛之理乎。况營衛等事本仲景之所不言乎。其妄不辨而明矣。夫風寒均是一氣。至其感人。或為中風。或為傷寒者。何也。蓋以人之體氣素有虛實之異。其所受之邪。每從其虛實而化。其從虛而化者。謂之中風。其從實而化者。謂之傷寒。所以名之傷寒中風者。以其惡寒惡風也。雖然惡風者寒亦不得

不惡之。惡寒者，風亦不得惡之。風寒互惡之，必然之勢也。但無汗者之惡風，不如有汗者之惡風。有汗者之惡寒，不如無汗者之惡寒。此中風傷寒之辨也。雖大段若斯，然徧考諸論，中風寒亦謂之中風。中風亦謂之傷寒。如大陽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自汗出，傷寒脈浮緩，傷寒汗出而渴，傷寒中風五六日不可收舉，由是觀之，大陽病特表出斯二証者，本唯為分桂枝麻黃兩証之設已。故傷寒中風四字，有指麻黃桂枝

証言之者，有通稱外邪之証者，固不可一概而看。要顧其脈証如何而已。其題書曰傷寒論，亦此義也。豈特指麻黃湯証言之乎。

中西惟忠曰：傷寒中風，惟是輕重之別已。謂其重者為寒，謂其輕者為風。寒曰傷，風曰中，亦惟輕重之別已。正珍謂傷寒中風，宜以虛實言之，不可以輕重言之。傷寒亦有輕重，中風亦有輕重。豈徒謂傷寒輕者為中風，謂中風重者為傷寒而可乎。傷寒輕者麻黃湯主之，重者大奇龍

傷寒論卷之九
九
湯主之。傷寒既。然。中風豈獨不然乎。以意推之。所謂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是中風之輕者。雖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者。是中風之重者。已故。雖輕傷寒。自傷寒。雖重。中風。自中風。決不可以輕重言。為。故論曰。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豈非虛實迥異乎。仲景序論。實是感慨憤激之所發。所謂披心腹吐情素者。非後人之自序其書。以希售者比也。

但其天布五行以下。係叔和撰次之語。非仲景氏之舊也。諺所謂貂不足狗尾續之者已。何者。思過半句。既為一篇結尾。而復起一段議論。是微一也。天布五行以下。文理不屬。體裁迥別。是微二也。前稱越人。後稱扁鵲。亦非一人之口氣。是微三也。後章譏時醫之不求經旨。務在口給。是前章所悉。仲景假令耄也。亦豈如此其鄭重乎。是微四也。仲景論中未嘗說五行經絡。後章乃說之。是微五也。仲景論中未嘗以三部九候

明堂闕庭診之。後章乃說之。是徵六也。此論由感往昔之淪喪而起之。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獲麟之義可徵。是徵七也。七徵既得。其可掩哉。中西惟忠不知此義。併前章以為偽託文。可謂鹵莽矣。夫仲景事蹟。范陳二史所不載。漢魏之文亦無及此者也。知其為東漢長沙太守者。特挾其序論已。惟忠既以序論為偽撰。反言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者。身為長沙太守。不知有何據焉。彼忌夫撰用素問九卷等語。誣之

以偽撰。棄而不取焉。然而東漢長沙四字終不得。不挾其序論。真可發一咲。序論中有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等語。所謂九卷者。靈樞是也。素問次注新校。張仲景及西晉王叔和只為九卷。皇甫士安名為鍼經。亦專名九卷。王冰名為靈樞。靈雖出漢人偽託。實有古語之可以取法者。然而其書專以陰陽五行立論。加以五運六氣之妄。不可不擇也。故仲景氏亦惟撰用之。撰擇也。非撰述之謂也。康熙字典曰。撰與選同。撰也。周禮夏官。群吏撰車徒。

正字通曰。曹大家。班昭。東征賦。撰良辰。而將行。註。撰猶擇也。

傷寒論六經之名。蓋據于素問熱論者也。其所謂太陽病刺風池風府者。據于素問骨空論刺法者也。其所謂發汗後臍下悸以甘棗水煮藥者。按于靈樞邪客篇半夏湯煎法者也。其所謂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却治其厥者。按于素問標本病傳論小大不利治其標之語者也。其他本于素靈者不少。孰謂仲景不撰用素靈哉。

引而竭之謂利水道也。史記高祖紀曰。漢王引水灌廢立南史。齊武帝紀。于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遇伏泉湧出。用之不竭。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治病必求於本。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者其有邪者瀉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按仲景用理中四逆建中真武輩以補其不足者。用瓜蒂以越其高者。用猪苓五苓輩以引其下者。用承氣瀉心輩以瀉其中滿者。用麻黃桂枝輩以發其在表者。若其所謂心下水氣。脇下水。胸中有熱。胃中有

邪氣胃中乾燥胃中不和胃氣不和胃中有
燥屎胃中空虛胃中虛冷裏有熱裏有寒熱
入血室熱結在裡熱在下焦熱結膀胱瘀熱
在裡寒濕在裡水結在胸脇冷結在膀胱之
類皆所謂治病求於本者也中西惟忠乃謂
質諸終篇未嘗有本于素靈者嗚呼何其疎
漏之甚也

仲景序論有脫字有衍文有誤寫有錯亂宜按
于千金方所引以訂正焉又其漢長沙守南陽

張機著九字宜從于後條辨移諸篇首
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主傷寒立
論附以雜病者也然其書散逸不少矣王氏叔
和得殘闕之餘撰次以傳林億等所謂翰林學
士王洙於蠹簡中得者是也其題曰金匱玉函
要略方者後人推尊之美名耳先是好事者分
取其傷寒部勒成十卷以行乃今傷寒論是也
及林億等校王洙所得之本以其傷寒文與傷
寒論同而蠹餘多缺略故獨取其雜病以下校

定以成三卷。乃今金匱要略是也。故金匱之與傷寒本是一書。所謂傷寒雜病論者也。王蓋外臺秘要引金匱之所載。以為傷寒論者。亦由此已。其不云傷寒雜病論者。省文乃爾。猶引千金要方云千金引病源候論云病源類亦以其主傷寒立論故也耳。
叔和之撰次傷寒也。有釋原文者。有攙其說者。有以三四字若十餘字加入原文者。玉石磊砢。淄澠溷流。失其本色者久矣。雖然。觸類推例。參

伍考之。文字雅俗。法方邪正。煥有差別。又何患其瞽亂乎。是予之所以為刪定。庶幾使來學不眩。叔和之奸矣。

金匱要略者。蓋雜病論之遺也。然為叔和所撰。壞遂失真面目。其可信用者。十中之三四耳。今之所傳傷寒論。不啻失仲景氏之舊。亦失叔和之舊。脫簡衍文。紕繆錯亂。愈遠而愈失。其真至其甚。則有溷以雜病之文者。如太陽篇風濕條。少陰篇下利便膿血條。厥陰篇下利嘔噦諸

條是也。所謂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熱利下重白頭翁湯主之。皆今之痢病也。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發者。亦豈以傷寒言之乎。此類頗多。不可不擇也。

厥陰篇亡而不傳矣。叔和患其闕文。補以四章。所謂厥陰之為病消渴云云。厥陰中風云云。厥陰病欲解云云。厥陰病渴欲飲水云云。是也。後人復患其若斯淺略。拾取其散落者。附以雜病之文。何以知其然也。蓋厥陰者陰証之極。至深

而至急者也。其文雖缺。以意推之。四肢厥逆。煩躁吐利。脉微欲絕者。固不誤言。如少陰篇所收吳茱萸湯通脉四逆湯証是也。而今厥陰云云。四章無一。及此者。其非仲景之舊可知也。玉函經纔舉此四章。以充厥陰一篇。而不及下利嘔噦諸條。豈非叔和真面目乎。其下利有微熱以下至嘔噦等條。皆金匱之所載。非傷寒之文也。豈非後人拾取其散落者。附以雜病之文乎。辨脉法平脉法傷寒例辨發汗吐下篇並係叔

和補入。惟忠名數解辨之悉矣。我尚何言哉。
症濕喝者雜病也。不宜在傷寒部內。况金匱之
所具備乎。

霍亂篇亦宜在雜病部內。然金匱之所逸。姑存
之可也。

症濕喝霍亂等皆屬雜病者也。而傷寒論中並
收之。可見今之傷寒論分取傷寒雜病論以成
編者矣。

世有仲景金匱玉函經者。其文與傷寒論大同
小異。謂有益於參考者。是亦古之好事者流。分
取傷寒雜病論以成編者已。林億等金匱要略
序曰。先按定傷寒論。次按定金匱玉函經。宋史
藝文志曰。張仲景金匱玉函八卷。王叔和集皆
指此書而言。平安畑惟和字。柳安者。著斥醫斷
論。此書曰。今坊間所刻玉函經。清陳世傑偽撰
以欺夫。小子亡識人。己予同僚望三英醫官玄
稿亦云。近歲有玉函出焉。不能無疑。博雅君子
自辨真贋。吁。二子何疑玉函之甚也。

傷寒論數本。予獨愛彼宋板者。以其文字鮮明最古最正也。

成無己註本藥名下。舉氣味註之。仲景全書亦復然。蓋成氏所註。宋板則無矣。宜刪去而復其舊。至於香川修德小刻本。併去皮去節切擘炙熬等字。一掃除之。可謂矯枉過正焉。夫所謂去皮去節及切擘炙熬等字。皆修製之古法。最可遵用者也。彼必謂古方無有修製果爾。炙甘草湯之炙字。亦以為後人妄添字。於彼刪之。於此

存之。不免首鼠兩端。且如苦酒湯方。在於宋板。則明白不瑛。解在於小刻。則決不可解也。以刪去雞子。下去黃云云。數字也。又如桂枝湯方。生薑則切之。大棗則擘之。所咬咀者。桂枝為藥。甘草三味耳。故曰。右五味咬咀三味。是也。成本少三味二字者。脫也。亦宜從宋板補入焉。修德云。既云右幾味咬咀。則藥味下切擘字尤屬蛇足。蓋為成本所誤也。

論中諸加減方。後皆有本云某湯。今去某加某。

數語本云二字文義不明考諸玉函經盡作本
方蓋對今之所加減言之亦尊古方之義也宜
從而改之惟柴胡桂枝湯方後本云云二十
九字麻黃杏仁甘州石膏湯方後本云黃耳杯
五字及生薑瀉心湯方後附子瀉心云云五十
字玉函經并無有之全係後人之筆宜刪去以
復其舊矣

方名如桂枝湯麻黃湯大小柴胡大小承氣青
龍白虎理中瀉心類仲景以前古方也如麻黃

又如云喘
家作桂枝
加厚朴杏
子湯佳亦

附子甘州湯葛根黃芩黃連湯類凡駢列藥名
者及諸加減方則仲景所自製者也何以明之
序論曰勤求古訓博采衆方微一也論曰傷寒
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
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
躁吐逆者作甘州干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
愈足溫者更作為藥甘州湯與之其脚即伸是
他醫誤用桂枝湯以為壞病者仲景新製方以
救之者也故下作字以示其不古方微二也又

示所加出
於已也舊
本湯字在
加字上者
傳寫之誤
已論中絕
無此例矣

曰發汗後身疼痛脉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
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可見桂枝湯之
古方而加減則出淳仲景氏若不則何以稱新
加徵三也其他云醫以理中與之云反與黃芩
湯云桂枝証云柴胡証之類豈可以自製之方
言之乎浪華瀨穆傷寒論集註業既有斯辯唯
語焉而不詳因復及此
凡云桂枝湯主之柴胡湯主之者皆主其方以
施治之謂猶俎以骨為主記文以氣為主魏文帝
典論

之主如太陽病主桂枝施治少陽病主柴胡施
治類是也至於其變証百出兼以雜病也或加
或去以合其機變焉嘔加半夏生薑小便不利
加白木茯苓喘家加厚朴杏子腹痛加芍藥大
實痛加大黃上衝加桂枝惡寒加附子驚加龍
骨牡蠣有久寒加吳茱萸生薑及酒客嘔家減
甘物氣逆而胸滿去芍藥以專桂枝之力之類
是也要顧其緩急何如已豈徒隨意而加減之
乎惟忠名數解乃強辯加減之難以為于今膠

柱鼓瑟拘縛孰甚焉。若徒守一定之法。以臨無
定之病。其不為馬服君之子者。幾希矣。惟其於
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理中
丸。四逆散等。後載加減法者。皆後人依或字。以
所補。惟忠之辯悉矣。其四逆散。則併本方。後人
所補。豈足取乎。豈足取乎。
傷寒論有青龍白虎真武三方。而無朱雀湯。近
檢外臺秘要。適見朱雀湯名。因考其方。即十棗
湯也。此知朱雀是十棗之別稱。摘理中湯一名。

人參湯。炙甘草湯。一名復脈湯矣。

朱雀湯出外
臺秘要第八

昔人以四神命方者。非有高妙之理也。所以謂
之青龍者。以麻黃之青也。所以謂之白虎者。以
石膏之白也。所以謂之朱雀者。以大棗之赤也。
所以謂之真武者。以附子之黑也。後世說者。傳
會陰陽五行。以為有深理者。妄耳。青龍果為發
散之義。則白虎為收斂之劑乎。白虎果為清涼
命之。則真武為大寒之劑乎。其說之不通若斯。

或問四神之說。余答以昔人之言。因附于此。禮記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孔穎達疏曰。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病名也。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陳澧註曰。行軍旅之出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為旗章。正字通曰。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

軫是為鶉鳥。以形言。則有朱鳥之象。

按史記天官

書考之西方七宿自奎至參是為白虎北方七宿自斗至壁是為玄武。

淵鑑類函星部引張衡靈憲曰。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

又龜部引緯略曰。元武即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元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世人不知。乃以元武為龜蛇二物。

按以

元者避康

熙帝諱也。

五雜俎曰真武即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宋避諱改為真武

宛委餘編曰玄武避宋宣祖諱故名真武
金匱要略有越婢湯傷寒論有桂枝二越婢一湯越婢二字古來無明解成無己曰謂之越婢者以發越脾氣通行津液外臺方一名越脾卽此義也吳人駒曰越婢者發越之力如婢子之職狹小其制不似大青龍之張大也方有執曰越踰也過也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陰也卑少

也程應旄曰越婢一中之石膏不過取其陰涼之性女奴畜之非如大青龍湯之可以匹主也驅遣唯吾而左右供職故曰越婢也喻昌曰越婢者石膏之辛涼也胃得之則熱化津生以此兼解其寒柔緩之性比女婢猶為過之可用之無恐矣五子者所辯辯則辯矣無乃過鑿乎以予觀之以其方本得於越國之婢從而為名耳豈有深理邪白居易詩曰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又有漢婢燕婢語並見唐人詩中又按國

語曰厲王得衛巫。註曰衛巫。衛國之巫也。可知

越婢即越國之婢矣。余既著此說後得傷寒湖

源集讀之越婢之解暗符

大小柴胡半夏瀉心生薑瀉心甘州瀉心旋復

代赭諸方皆去滓再煎昔人未分曉其義按以

上諸湯皆有嘔噫等証嘔家不欲溷濁之物強

與之必吐故半夏去滓再煎以投取其氣全而

不溷濁可謂和羹調鼎之手段矣

五雜俎曰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字明

小者不足用也。蓋將醫人亦障其目其下

小腹之小諸本多作少者非也。素問藏氣法時

論曰大腹小腹痛可見小腹對大腹而言矣

自汗不發而出也。自利不下而利也。如云小便

自利法當不利。反快利如常者也。非遺尿失禁

之謂也

傷寒者為風寒所中傷也。通于四時言之。豈獨

冬時之寒能中傷于人乎。千金方七物黃連湯

條有夏月傷寒語

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藥材其醫工之利器乎。不可不明也。今之從事醫方者。率措而不講。雖欲善其事。得乎。

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左傳昭公二十年余謂醫之療病。亦復若斯。兵有可攻

而不攻。邪氣益實者。有可救而不救。精氣益奪

者。救虛以寬。攻實以猛。古之人有行之者。仲景

是也。若夫唐宋以還。諸醫及我朝諸先達。其不

偏於攻補者。幾希矣。孰知寬猛相濟之妙哉。

鄭子產謂子大叔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左傳昭公二十年

今也。天下之民。死乎養營益氣之說久矣。醫之

偏於溫補者。可不懼乎。

虛實二字。有指柔弱剛強言者。有指有餘不足

言者。柔弱剛強者。常也。有餘不足者。變也。素問

刺志論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者。此其常也。反

此者。病。穀盛氣盛。穀虛氣虛者。此其常也。反此

又有一時之
虛不必補而
復者如梔子
豉湯虛煩甘
艸寫心湯胃
中虛大承氣
湯衣虛裡實
類是也又如
亡血虛家之
虛指其常實
而言者也

者病。豈非云柔弱剛強乎。又通評虛實論曰。邪
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豈非云有餘不足乎。有
餘則為熱。不足則為寒。蓋以人之體氣有強弱
之異。所受之邪。每從之而化。寒熱虛實之所以
由而起也。又有因治之逆。以致虛實者。因雖不
同。其為變則一也。故劑薑附以救其虛寒。劑消
黃以攻其實熱。虛實之不可以不療也。若斯矣。
中西惟忠不知虛實之有常變。妄謂實者邪氣
之盛也。攻之以艸木蟲石。虛者精氣之奪也。養

之以穀肉果菜。証以素問語。痛斥補虛之說。殊
不知素問所謂養精以穀肉果菜者。則所以養
常而非處變之術矣。故惟曰養精。不曰補虛也。
惟忠乃欲以養常之法。以應于變。不亦愚乎。且
考諸仲景論中。則曰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
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又曰脈微而惡寒
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又曰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
外俱虛故也。是皆語變者也。若於此虛寒。証不

方程喻諸人並未會此義妄改經文心下字作心上或心中其誣先賢誤來學罪何淺鮮耶

不定今本
作不足非
笑心下痞
鞭是証心
氣不定是
因

曾與薑附之劑亦惟強以穀肉果菜乎其不天
人天年者幾希矣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補字說其來也尚矣
論中胸字有指心部者有指心下者人惟知心
部為胸不知心下亦為胸也論曰心下滿而鞭
痛者此為結胸又曰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
結在胸脇也又曰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此皆指
心下為言者也蓋結胸之為結也正唯在心下
非通一腹而然則不得名曰結腹也故隸諸胸
部以名結胸已亦猶以胃隸腸稱云胃中有燥

屎類其治結胸之方名曰陷胸者取諸陷下以
平之也蓋陷下胸邪之義耳
寫心湯數方皆為痞而設按痞是氣結之名論
所謂氣痞者是也故治痞曰寫心乃輸寫心氣
之義金匱寫心湯條所謂心氣不定者可徵矣
若夫傷寒下之後為痞者亦是陽邪內攻而氣
為之痞者已成無已明理論曰謂之瀉心者瀉
心下之邪也果爾宜云瀉心下湯不則於義為
難訓矣

又按毛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傳曰輸寫其心也

寫心之寫即輸寫陳寫之寫非補瀉之瀉也惟以其音同通作瀉心已思舊賦曰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筆而寫心張華詩曰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陶潛詩曰何以寫心貽此話言論中云無大熱者數件皆以無表熱而言惟忠曰大即大表之大非大小之大也然以一大字訓為大表吾未知何據焉古云英雄欺人信非虛言也

清便清穀之清當作圓字讀注家或以清便為

周禮玉府穀器注清器虎子之用舊矣驥云

小便清以清穀為清水完穀者非也中西惟忠辯正曰下利清穀當讀為二句也下利總而言之清穀其目已清與圓通清便清血清膿血清水皆同穀完穀也清穀連用乃完穀不化下泄之義下利便膿血及續得下利清穀不止果二句故讀為一句者非矣

合病併病藏府三焦營衛診脉日數諸說千古憤二大道綦塞惟忠氏辭而闢之廓如也可謂人豪矣

古今言傷寒論者。上慮數十百家。說非不精也。解非不詳也。率皆逞議論。而遺治術。至於修治合和煎服禁忌等法。則漫不留意。或謂古方無有修製。或謂藥有寫而無補。言理則明。臨事則惘。遂啓世人謂古方不宜。今病之端。有志之士。真可愧死焉。

仲景事蹟與其所著書。後漢書三國志並不載。其詳不可得而考也。知其為東漢長沙太守者。特據其序論已因涉獵群典之次。苟有及此者。

隨見隨抄。以備考証。

晉書皇甫謐傳曰。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

皇甫謐甲乙經序曰。漢有華佗張仲景。

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

又曰。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

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

隋書經籍志曰：張仲景方十五卷。療婦人方二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一卷。評病要方一卷。唐書藝文志曰：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

又傷寒卒病論十卷。

又于志寧傳曰：本州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

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按本州綱目

曰漢人集別錄蓋本于此

唐賈公彥周禮疏曰：案張仲景金匱云：神農

能嘗百草。唐天官疾醫條。按此說

本州序例引名醫別錄曰：惟張仲景一部最

為衆方之祖。按別錄者梁陶弘景所著

宋林億等校正序曰：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

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按名醫錄不
知何人所著

唐書藝文志曰。甘伯宗名醫。傳七卷。醫說曰。崇
寧本朝太平聖惠。乘開集。神巧萬全。備見崇
別文錄。醫

又曰。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嘗考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闕

文獻通考
曰金匱王
函經八卷
仁宗朝王

於警校。是使治病之流。舉天下無或知者。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竒續被其選。以為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詔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請頒行。

又金匱要略方論序曰。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

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取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所謂友人岡西養亭曰。此序當仲景本色。惜哉。其不傳于世矣。

宋李昉等撰集太平廣記第二百十八卷曰何顥妙有知人之鑿。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將為高醫。

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嘆顥之知人。說出小

醫說曰。後漢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術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以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顯出何別

傳及甲乙經仲景方論序

又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尤精診處
 洞識攝養之道深曉療病之源採摭群論撰
 成脉經十卷篇次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
 大行于世出張湛養生方也
 又曰方勺泊宅編曰或問渴而以八味丸治
 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為處此方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仲景傷寒論十卷晁
 氏曰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按名醫錄

正吉按徐靈胎
 曰仲景是漢獻
 帝時人與武帝
 相去二百餘年
 明此語何耶

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
 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
 米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
 著論二十二篇証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
 一十二方陳氏曰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
 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傷寒者
 未有能出其外者也

宋史藝文志曰張仲景金匱玉函八卷王叔
 和集金匱要略方三卷王叔和集

第一才子
書管樂作
伏波

三國志演義第六十回。張松反難楊修。條曰。修又問曰。蜀中人物何如。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紀。豈能盡數也。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此按陳壽三國志不載此說。惟吳志孫權傳注。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趙咨曰。聰明持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

明方有執。傷寒條辨曰。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醫。有仲景為誇。以建安言之。則松亦仲景時人。
明趙開美仲景全書醫林列傳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

傷寒方

廿三

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証外合三百九十
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
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為諸方
之祖。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故後世
稱為醫聖。

又曰。王叔和次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大
行於世。

明李濂醫史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
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

經方。遂大有時譽。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

沙太守。

按此下戴何顯王仲宣事及宗族二
百餘口云云乃著傷寒卒病論等說

文多
不錄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曰。張機長沙太守時大
疫流行。治法禱出。機著傷寒論金匱方。行於
世。

淵鑑類函第二百六十七卷曰。何顯別傳曰。
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
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遠不治。

後至三十疾果落眉

按後漢書何顯傳無此說

又第三百二十二卷曰漢書云張機字仲景

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

精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為後世方

脉之祖

按漢書無此文

說郭第百弓吳郡虞汝明古琴疏曰張機字

仲景南陽人受業于張伯祖精于治療一日

入桐柏覓藥州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

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嶧山穴中

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界之一服輒愈明

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

報仲景別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按琴

四卷廣博物志四十七卷古琴記及佩文韻府等亦載此

傷寒考終

圖南先生嗣出書目

傷寒考續編

傷寒考外編

傷寒溫疫一病辯附脈經辯

行餘漫筆

江戶白丸書肆須原屋伊八

附錄新訂序論

傷寒雜病論集

漢 長沙守南陽張機著

論曰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
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
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
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
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
忽棄其本欲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

安傳焉。進不能愛人，知物退不能愛躬，知己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身居厄地，蒙蒙昧昧，驚若游魂，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齋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盲若是，彼何榮勢之云哉！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寧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

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脉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

書新訂序論後

長沙氏序論從曾經叔和之攬人或無取焉
 或甘受其侮焉於今千又餘年未見有一人
 之能覺之者矣圖南先生深患之著辯闢之
 且挾千金方所引以訂正焉雪長沙千載之
 冤不亦愉快乎傷寒考刻成因請附之以廣
 其傳若其建安作建寧說具統考中覽者請
 莫致訝焉

門人武州北根宇野恒朋謹撰

文政九年丙戌秋發行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

勝村次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淺草茅町三丁目

須原屋伊八

書肆

